

# 《法兰西内战》介绍提要

(讨论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训练部编印

一九七一年二月

# 毛主席語錄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們的政权。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綫的正确和組織上的巩固。

指导一个偉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历史知識，沒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 《法兰西内战》介绍提要

(这个材料，仅供参考，錯誤之处，請批評指正)

《法兰西内战》一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巴黎公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学习《法兰西内战》，就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法兰西内战》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国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1852年路易·波拿巴恢复了帝制，建立了第二帝国。第二帝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走向了金融寡头的垄断，一方面是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和农民、中小资产阶级的纷纷破产。

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1869年的矿工大罢工几乎席卷了整个罗亚尔矿区，政府派出军队，开枪进行镇压。1870年初，在克勒佐各工厂

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罢工，军队又制造了流血事件。4月，巴黎爆发了铸工罢工，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1870年1月，巴黎还举行了二十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几乎演成起义。

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为了转移群众视线，避免国内革命，用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这是一场普法两国统治阶级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8月初，普军深入法境，将路易·波拿巴赶到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接壤的色当。9月1日决战，法军大败，法国皇帝投降当了俘虏。路易·波拿巴本来是想通过对外战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其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1870年9月4日，巴黎发生人民革命，宣布推翻帝制，重建共和国；但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

普军从色当战役后，就直逼法国的首都巴黎，围城近五个月。人民武装起来英勇抗击普鲁士入侵者。1871年1月28日，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了巴黎投降协定；5月10日签定了法兰克福和约，主要条款是法国割让亚尔萨斯和东洛林给德国（普鲁士通过普法战争统一了德国的南部各邦，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赔款五十亿法郎。至此，普法战争宣告结束。

资产阶级政府的投降卖国，更加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贩卖行为……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

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言》）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3月28日，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

巴黎的无产阶级不仅表现了英勇豪迈的革命气概，而且发挥了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他们不仅起来革命，而且夺取了政权，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创造了新的国家政权，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公社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表明它无愧于“**工人阶级的政府**”（《法兰西内战》）。

法国的资产阶级以凡尔赛为据点，重新集结了反革命力量，勾结普鲁士占领军，对巴黎公社进行了疯狂地反扑。5月21日凡尔赛军队攻进了巴黎城，开始了“五月流血周”的巷战。5月28日，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在柏利维尔斜坡阵亡。

从以上这个简要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法国，不是偶然的，它是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才能够写出《法兰西内战》这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著作。

《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在1871年6月13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半个月以后，以第一国际“宣言”的形式公诸于世的。国际总委员会所以要发表这样一个“宣言”，主要是为

了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以教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目的时指出：

**“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国家与革命》）另一方面，发表这一“宣言”，也是为了回答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诽谤和诬蔑，揭露法国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巴黎工人的滔天罪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失败以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诽谤运动，而且诽谤的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文献》）。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杰出地完成了这两方面的任务，**“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恩格斯：《卡·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我们学习《法兰西内战》一书，主要是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

**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二、《法兰西内战》各篇的中心大意

《法兰西内战》一书包括六篇文献。按顺序说是：恩格斯的“导言”、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法兰西内战》本文及两篇草稿。我们主要是学习前四篇文献。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前四篇文献的中心大意。

### 关于恩格斯的“导言”

这篇“导言”，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纲要；是巴黎公社的一部简史；同时，还对《法兰西内战》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列宁在1917年时曾经写道，这篇“导言”“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国家与革命》）“导言”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着重领会三个问题。

#### （一）无产阶级一定要掌握武装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总结了法国大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说，每当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

时候，“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卡·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人民的武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在这个掌握武装的问题上，我们的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抓枪杆子，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第一个信条”也是解除人民的武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积极配合，说什么“我们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和平时期不是靠枪杆子逞锋，而是靠选票进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粉碎了刘贼的阴谋。毛主席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共产党员不爭个人的兵权（决不能爭，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爭党的兵权，要爭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战争和战略问题》）我们紧紧掌握着枪杆子，党才有今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有今天。这个中国和外国无产阶级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时刻不要忘记。

##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构成公社领导集团的两派——

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作了介绍和评价。指出：“**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嘲弄，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卡·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公社的一切成就，都是公社的领导者和广大革命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结果；而公社的失败，则应归咎于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错误理论。恩格斯说：“**公社是旧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坟墓，但同时也是新的（对法国来说）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1884年10月29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历史的严峻考验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科学真理。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中，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开来。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摆脱和克服各种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才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

**显然是不能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 （三）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在“导言”中，恩格斯论证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卡·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这在当时是专门用来反对德国的“国家迷信”观念的，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辟的思想，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政治家、思想家著书立说，以至于宗教宣传，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遮蔽起来，硬把保护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关，说成是“真理和正义”的体现，是“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者。恩格斯举出美国这个“民主的共和国”作例子。所谓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卡·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掩盖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也散布新的国家迷雾，把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说成是“全民国家”。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敢于义正辞严地把自己的阶级本质公诸于世。在我们国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也捡起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的破

烂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知》）

### 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对于两篇“宣言”的中心思想，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简洁明晰的概括：“在1870年7月23日的第一篇宣言中，总委员会声明说：战争不是法国人民，而是帝国发动的；实质上，俾斯麦和波拿巴是同样有罪的。同时总委员会号召德国工人不要允许普鲁士政府把防御战争变为掠夺战争。”

“1870年9月9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第五天）的第二篇宣言是对普鲁士政府的掠夺计划的极有力的揭露。它号召德国和英国工人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1871年8月10日《给阿·尤别尔的信》）

这两篇“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则。

## **(一) 无产阶级要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判断交战双方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要具体分析战争的阶级性，分析战争各个阶段的情况。普法战争是两国统治阶级共同挑起的，是王朝战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是战争开始阶段，法国是侵略者，德国处于防御地位。就德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妖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色当战役以后，路易·波拿巴投降，普军继续深入法国领土，战争的性质随着起了变化。这时，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而法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则成了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 **(二) 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在色当战役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凶猛吼叫的德

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他们为掠夺法国、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大造舆论，说什么吞并亚、洛“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是为了德国的“安全”。

马克思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判了“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现代的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都是按照这一反动原则来行事的。当然，他们大大超过了历史上那些老牌帝国主义者。美帝硬把侵略越南说成是为了“美国的安全”，苏修硬把从来是属于我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说成是他的，都是这条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妙用。

无产阶级必须揭露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本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就当时德国的情况来说，德国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关于《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本文，包括四章。

第一章是叙述普法战争所引起的法国政局的变化，揭露资产阶级政府的卖国主义政策。

色当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拥进波旁王宫，宣布推翻第二帝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没有迎接这一场革命的组织准备，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本章一开头，就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场面：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法兰西内战》）就由这些人组成了临时政府，特罗胥是这个政府的首脑。

临时政府的大员们为了欺骗人民，以“国防政府”自命，表示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一块石头”；可是私下里却承认，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三十万主要是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使临时政府心惊胆颤。**“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法兰西内战》）

1871年1月28日，临时政府签署了巴黎投降协定。按照协定，必须在一周内召开国民议会，以缔结和约。

1871年2月8日，在波尔多召开了国民议会。2月13日，

选出以梯也尔为首脑的政府取代了临时政府。马克思说：“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法兰西内战》）2月26日，梯也尔同俾斯麦在凡尔赛见面，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初步和约。

在本章中，马克思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揭露梯也尔及其政府大员们丑恶肮脏的历史，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还通过经济上利害得失的分析，指明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政府必然要发动内战的深刻根源。“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第二章记述了巴黎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经过，夺权和反夺权的激烈斗争。

1871年3月18日凌晨两点钟，根据梯也尔“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的阴谋计划，巴黎总督维努亚率领一大队警察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工人区，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一反革命行动激怒了巴黎的无产阶级和

革命人民。“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法兰西内战》）决心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18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国际会员、装订工人瓦尔兰等八、九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赶到了国民自卫军总部。这里便成了起义总指挥部。

中午十一点，从中央委员会发出第一道命令，调三个营到蒙马特尔高地。

下午两点，占领奥尔良车站和海关。

下午三点半，梯也尔连家属都没来得及告诉，只身逃往凡尔赛。随后，政府的部长、将军、议员、部队、警察都往凡尔赛逃亡。

晚上十点，起义群众占领市政厅，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的红旗，起义胜利了。

通过武装起义的道路，成功地夺取了政权，这是巴黎公社区别于在这以前的一切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也是它高于那个时代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地方。公社不是请愿取得的，不是在议会选举中争得多数的产物，而是巴黎无产阶级“**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法兰西内战》），才得以建立起来。

巴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最初一个星期，资产阶级进行了两次反夺权的活动。

第一次是在3月22日。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议员、男爵贝克隆为首的两千个所谓“体面人物”，进行了暗藏凶器的“和平示威”，高呼反革命口号，并企图占领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被国民自卫军一个排枪打得作鸟兽散。

第二次是在3月24日。海军上将赛塞被梯也尔任命为“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队）司令，他集结了一万五千名散兵游勇，阴谋镇压革命进行武装反夺权。国民自卫军采取断然措施解散了这些资产阶级营队，士兵不顾长官的劝告各自回家去了。赛塞集结起来的一点反革命力量就这样瓦解了。他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在25日下令解散早已不存在的资产阶级营队，换上便服，狼狈逃往凡尔赛。

反夺权失败以后，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发动了两次军事进攻。4月2日在涅伊桥发生了第一场战斗，公社击退了来犯的敌人。4月3日，梯也尔发动第二次进攻，组织了六万部队进攻巴黎。公社出动了三万多人，分兵三路进行抵抗。左路由弗路朗斯率领，中路由艾德率领，右路由杜瓦尔率领。这次战斗虽然打退了敌人，公社方面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弗路朗斯、杜瓦尔和一千多名国民自卫军战士被俘，大多数惨遭杀害。

起义胜利后，中央委员会开会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出现了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立即向凡尔赛进军，一鼓作气，消灭反革命势力；而多数人主张进行选举，以建立首都的合法政权。这种对于所谓合法性的迷醉，把选举摆在了第